

流 · 星 · 雨 · 书 · 系

主 编：甲乙

副主编：晓白、伊丁

裸足的

黄昏

于 君 著

很久以前，知道一个美丽的传说：

世上有一种鸟，总是从烈火焚身里再生，在生死的永恒交替里，

对着茫茫大地自由地唱一支动人的歌……人们叫她长生鸟。

地下森林，该是栖居长生鸟的地方吧。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裸

足

的

黄

昏

于
君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裸足的黄昏/于君著. -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1999. 2
ISBN 7-80112-155-4
I. 裸…
II. 于…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9168 号

责任编辑 闫秀荣
封面设计 海洋 张立华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电 话 (010)65275953
社 址 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 1 号
邮 编 100006
印 刷 冶金印刷总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数 0001—5000
印 张 9
字 数 163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12-155-4/G. 118
定 价 14.00 元

注: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目 录

之一

飘泊的水手.....	(1)
烟雾里的一页.....	(5)
还愿	(17)
长生鸟	(22)
观荷	(26)
普通的一种心情	(29)
边缘	(35)
尼采的镜子	(39)
炉光	(43)
感动的橡皮	(46)
车窗里的散文一瞥	(49)
光环之外	(52)

之二

命运唢哨着落下来	(60)
错误	(71)
信	(75)
学龄前轶事(外一则)	(77)
父亲的人生	(88)
追逐	(95)

多磨记·····	(103)
穿迷彩服的“上帝”·····	(108)
狗市上的人文景观·····	(111)
一隅·····	(116)
半杯乐观主义·····	(119)
无风穿过那个大杂院·····	(126)

之三

地狱花·····	(143)
列岛广角·····	(151)
西历,1991·····	(179)
教授的时间表·····	(200)
男人的剧场·····	(204)
平成“萨拉利莽”的黑白片·····	(224)
扣分主义·····	(231)
葬仪·····	(233)
大和钉子·····	(236)
日式丈夫·····	(239)
最后的小站·····	(241)
九州片断·····	(248)
斑驳的德富芦花·····	(256)
人住进房子里,乃是地面上的悲哀景象·····	(261)
后记·····	(272)

漂泊的水手

大约七八年前，台湾的歌手苏芮到大陆来录像，当时正在电视台做节目的一个同事走过去对她说，我们筒子楼里的几个女同胞经常听你的歌，并把你当成知己。

听起来，这是个有点“追星族”嫌疑的细节。但对于当时学校里的那栋筒子楼和自己却是很真实的，因为苏芮表达了属于女人的那种轻易擦不去的感受，还有像伤口一样永久张开着的愿望。

我想女人可能更容易接受这样一个

说法。从前，上苍在混沌中造人的时候，先造出了一个完整生命，然后从中间分割成男女两半，让他和她从此在茫茫人海里彼此盼望找寻。

许多女人的悲伤便是盼望和找寻的悲伤么。

有时候真是为女人的天性感到奇怪。如果她成为母亲，为了怀里那个连一声“妈妈”也没有回报过的婴儿，可以面不改色迎向枪口。要是某一天她听到了那声召唤，望见照亮了她生命的另一半，她就会不顾一切、没有任何阻挡地朝前走去，无论是失掉前程或者陷进地狱。被爱情击中的女人通常更为痴心，痴到没有界限，就像苏芮倾诉过的那样“只要你说出口，我统统都接受”——为什么统统都接受呢，世上有几个“另一半”担得动这种连点余地也不肯留的纯粹女人化的付出呢？

于是，爱情很快就化作了苏芮独自站在荒原上的悲歌，那些歌像一面周遭结着冰花的镜子，照出女人心里的千山万水。

禅说这是执著。波伏瓦曾经把这种“精疲力尽的女人”，判作“自己选择的愚蠢生活方式的牺牲品”。安静老到的禅和激烈的波伏瓦用同一种目光怜悯地望着她们。

的确，当我们能够像冬季一样沉静下来的时候，也许会发现，渴望和寻找的女人真的绕进了一个眼泪的怪圈，那就是被杜拉斯当成了创作源泉的、对爱情反反复复的绝望。在我们这个时代，恋情悲伤也几乎成了女性散文的代名词和一道小巧的艺术风景线。

拜伦的这句话，“男人的爱情是男人的一部分，是女人生命整个的存在”，究竟是一种感叹还是一个定论？为什么女人不能走出重重缠绕，在遮挡了眼睛的碎头发上别一只卡子，迈着也许还不够习惯的步子慢慢走向开阔的天地呢。

感伤的爱情诗集《黄昏》，曾经给青春的阿赫玛托娃带来了满天的声誉，但是，比起她后来的既调侃又严苛的自我评语来，却显得微不足道了。因为世纪在她的身旁踱步，对于俄罗斯和人类苦难的悲悯，升华了这位伟大女诗人的坎坷与不幸，使她厚重，使她的笔端流淌出庄严壮丽的诗篇。当一个女人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即便她什么文字也不写，我想她也是一位诗人了。

天和地既然也是女人的，何必苦苦厮守山水呢，女人也许不比男人更强大，但肯定不比男人更弱小。

就在最近，从西方科学界传来了这样一个消息，在下个世纪的马拉松比赛上，女人有可能先于男人冲过终点。因为女人闯进这个赛场不久，极限还在远处，当她们像男人一样不甘示弱、凭借了特有的耐力奔跑时，极有可能把她的“另一半”落到后头。

我想，这个考证也许说明不了太多的什么，就像驰骋在社会疆场上的男人往往更多些，我们也不能指望他们生育那样。不过，这对女人仍然不失为一种提醒。就是说，女人并不像自己或别人想象得那么柔弱，有些弱其实源于自视柔弱，就像听信了某个误诊后会真的患上那些病状，就像长久不愈的爱情痛苦往往是因为心底里不愿意自拔。

但是,尽管如此,尽管爱情远不是女人世界的唯一,也不要轻薄苏芮。当我们所处的世界,被新钞票纹路一般清楚无误的欲望和头脑统治着、瓜分着的时候,苏芮的歌声,毕竟在荒漠上给出了一缕清风,一小片绿色。要是连爱的感受都得交给流通、休闲或者野心,那么,我们这个世界也许就真的没有救了。

神话中的荷兰水手,据说为了找寻那一个字——“爱”——而浪迹天涯一直到上帝的最后审判日的来临。这是个多么好的暗示呵,找寻一个字眼而不是有形的另一半。也许爱情和我们的命运一样,也是一种敞着巨大缺口的永恒的漂泊。

烟雾里的一页

这个冬季,我刚好走进母亲因病逝而定格的那个年龄。不同的一点是,虽然我已成家多年,但至今仍没有子女。

几年前,读到川端康成这样一段几乎心硬的话时——与其养育自己的孩子,不如去抚养他人子女;与其抚养他人的子女,不如身边有一只狗相伴——竟恍惚良久。

川端身后尾随着他的爱犬和诺贝尔的荣誉,可他还是没有能够放弃那样一种结束方式。较之于死这个生命的敌

人,大约他是更疲惫也更寂寞于生。有一回,在东京的某个川端展览会的门厅里,一眼望见他那张放大的照片上的目光,我就隐隐约约觉出,当时的川端一定在同死神最后一回对弈,并且想起了他那个“我一生中堆满了死亡的影子”的说法。想来,川端文字里那种不可模仿的美丽虚无感,大约也是源于他那被死亡悄悄抽去了根须的飘然的命运。

十四年前,明白自己有了依恋的那个冬天里,就对他讲,由于不久前经历的父亲的死,我这个人开始变得不对头了,心里那根原本就脆弱不堪的线,好象一下子断了,我已经不想考虑今后做母亲的事。

本来准备着一个人走回去的。他沉默了一会儿,留住了我。

过去这么些年,身为人妻,心里不能不感到歉疚。可又能如何呢?有过一个黄昏,在街头望着一个蹒跚学步的幼小身影发愣,丝毫没有觉察身后的陌生骑车人的斥喝。

后来觉出,有一点还是被我弄错了。其实,这样一个糟糕的念头应当追溯得更早一些,它似乎破土而出在母亲故去不久的某个日子。

母亲下葬前的那个晚上,凌乱不堪的家里活动着姨母一家人。

一张三屉桌上摆着从医院拎回来的暖瓶、饭盒、脸盆等什物,它们无须跟随母亲了。这使我的心既空洞又迷惘,从此不必

去医院了,也不再病情恶化的消息揪心了,那么接下来我该去哪儿,又该做些什么呢?

屋子里每人的臂上都缠了黑的袖纱。父亲侧卧在堆满杂物的床上,脸朝向墙壁。他刚刚又从晕厥中醒过来。

姨蹙了额头,一边抽着烟,一边翻动着手里的一叠子票据,核对着第二天下葬时的花费。棺木多少钱,墓石多少钱,分别写有我与父亲“敬挽”和“胞妹全家敬挽”的花圈一共多少钱。将一个个开销项目念完了,她就大声地问父亲听清楚了没有。

父亲沉默得连答应一声也不肯了。这时候,姨便起身去打开靠墙的那只柳条箱,很快从里面摸出一个布包来。我认出那是母亲不久前从外面取回来的全部存款。那个夏天,小城里的呼啸声一天比一天炽热,山上的寺庙和山下的图书馆都给人砸了、封了,母亲说银行怕也保不住的。

姨往拇指肚上啐了一点唾沫,便专心地数点起那一叠钞票来。逐渐地,她的额头也随之放松,并从嘴角流出一些奇怪的笑容。数点过几个回合后,那些钱就转移到姨父手上。等姨父数过两个回合,姨便重新接过去,她掂动着那个布包,又喊了一遍父亲的名字,说,你看好了,余下的钱我可是搁回去了。

我有些茫然地望着眼前的场面。

因为十一年里,母亲好象没有解释过钱的概念,而她做过的一些事情,也显出在这方面的混乱。比如,她反复算计,终于掏钱买下的一双鞋,可能没过几天就从女儿脚上扒下来送了人。

她舍不得用钱是由于过去的贫穷，她忽略钱，则是由于从别人身上望见了自已过去的贫穷。

因此，生在有那样一个母亲，同时既不富裕也不困窘的家庭里，我的童年几乎与金钱无涉。而对于钱的印象，可以说是从母亲下葬，从姨母一心一意数钱的怪异气氛里开始的。我想，这也许就是在我成人之后，对于金钱，对于自己的挣钱愿望，通常是既恐惧又反感的一个切肤原因。

夜深了，姨招呼起姨父和表姊妹，说这就回家，明天还得赶过来。然后，她指了指门外，示意我跟随她出去一下。

十一岁时我还长得瘦小，在黯淡的星光下，得仰视着姨母的面孔听她讲话。

姨问我打算怎么办。你爸——姨母的嗓音很大，可以穿透父亲朝着的那面墙壁——你爸也是说不准哪一天的人，人死如灯灭。你怎么办，谁来管你，知道么，丧了家的狗招人欺呢。

姨说着这些话的时候，记忆中，她有一绺头发就像刺刀一样挑向天空，天边有颗星星就在她的刀尖上闪闪烁烁。

就这么定下来了，丧事一完，就搬你和你爸上我那儿去，跟你爸说一声儿。说完，姨就在夜色里匆匆追赶家人去了。

现在忆及当时的情形，也许因为我确实呆在那种不知轻重的年纪，而姨母的话题，像件罩在身上的成人衣裳显然又大了，总之，我觉得这个要抚养我的决定不合适。还觉得，要是有条狗非得自己满山遍野去跑，那也只能那样，就好像没有什么药物和

恳求能够阻止母亲离去。当时，我就拿定了自己一生中的头一个主意。

第二天，在母亲下葬后，这个主意使姨母勃然大怒。她的话一句比一句激烈，重重地砸在母亲的墓穴旁。也因为这个主意，我疏离了自己最为亲近的这门血缘亲戚。无论是在姨母患癌病前后，无论我跟父亲的生活多么不成样子，姨母始终不肯原谅我在十一岁上的那个无视了她的决定。

后来，曾经在街头有过几次相遇，我踌躇着很想招呼她，喊声姨，可她骑着自行车头一扬就过去了。

关于姨母，在我成年以后，也像很多人一样诧异过手足之间的诸多不同。如果说，母亲是那种如水的性情的话，姨则像是一块钢，她似乎在把自己炼成一团坚硬来对付生活。

那么，当初，姨还是那个一身棉军衣、一脸欢喜的文工团员的时候，该是怎样一番人生呢？

在姨的新婚之夜，那位又威严又和蔼，让女文工团员们背后叽叽喳喳的团长，她的丈夫，靠在枕上严肃地告诉姨——山区老家里，还有他的一个老婆一堆孩子。所以，姨父的津贴并不属于姨一个人。

我无从描述姨母如何度过了她的大喜日子。反正，据说婚后的姨便开始了另外一种性情，先是不肯说话，而后又格外能说。即便在她病愈以后，仍会没有前因后果地突然就冒出一些

莫名其妙的话来，比如，人和人不外相欺相食。

姨母，似乎是在做新娘的那一夜迅速地淬火成型的。

可是当年，我一个浑浑噩噩的十一岁女孩，哪里懂这些呢？

望着夜色里远去的姨母一家，门外无底的寂静里，我对眼前事情理不出一点头绪。确切地说，懵懵懂懂的心里，原本就存不下几根头绪。

回到屋子里，见父亲蜷在床上，正摇着头，哽咽着。他说姨是在打这个破败的主意，她是看上了自己亲生姐姐的这份家产。说着，父亲支起身子，从抽屉里摸索出一根皱巴巴的烟卷来。

父亲不会抽烟，他夹着烟卷的手势看上去紧张僵硬。烟，还是很早以前母亲买来待人用的，自从父亲不再上机关办公，那盒烟好像就没打开过

从那个深夜开始，在我与父亲相依为命的十年里——其实，相依为命是个不太恰当的说法，显得感伤，也把事情单纯化了——每当父亲遇到难于承担的心事，便会有烟卷僵硬地夹在他的指间，屋子里顿时就会充满紧张不堪烟雾。那些烟雾，配合了摔碎碗盘的声响，时常缭绕着我对往事的追忆。

那个彻夜，又像一部性急的情节戏，幕布刚一撩开，所有的线头就一古脑抛出来了。

团团烟雾里，母亲一直小心翼翼包藏着的家事，被父亲和盘托出。随着母亲的猝失，原本一个简单的三口之家，急切地暴露出它的复杂与脆弱。

父亲斜靠在被子上，直盯着前面黑乎乎的墙壁，说，其实，你母亲，也是再婚。接着，屋子里响起很久的沉默。

我很感意外，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涉及母亲的身世，况且是在她的身体刚刚冷却，死亡还没有走进坟墓和成为现实的时候。但我也听出了父亲那句话里“其实”和“也是”的意思。因为我含糊糊地知道，父亲是再婚。

在小时候住的那个机关大院里，不少父亲都有过一个缠足的乡下妻子。我父亲和他们一样，曾经舍下当时的妻小和老母，跟上一支队伍去扛枪，一去多少年，身上还留下伤疤。等把枪扛进城以后，他坐到了一张不大的办公桌前。这时候，妻子从遥远的乡下风尘仆仆找上门来，一边衣襟上牵着久别的女儿，另一边衣襟上，则有一个他压根儿不知怎么回事的儿子。由于这个儿子，父亲留下了女儿，却把哭哭啼啼的妻子送回乡下了。

父亲的这段往事，是听一位很爱讲话的远房亲戚描述的。记得我复述给母亲时，她曾显出慌乱，像藏一件明知藏不住的东西那样东挪西放变化着解释。当然，现在我是明白了她的一番苦心，母亲想把我保护在她努力辟出来的一间暖房里，让我平平安安单单纯纯长大，并能够捡拾起她早谢的愿望，在自己枝头结成果实。

然而，苦心的母亲却也藏不住一个显而易见的家庭事实，那就是，家里有一位来无影去无踪的大姐。

在我的记忆里，大姐好像每隔一个月才回一次家。在家里也不大称呼爸妈，有时候代之以“哎”。大姐进门的时候，父亲往往只是简单地问她一两句什么，之后便闷到一旁去看报纸。母亲则殷勤地忙个不停，不是给大姐试衣裳、就是咳喘着在厨房里煎炒。送大姐走时，还必把一个纸袋塞到她手上，我暗暗觉得，大姐好像是冲着那个纸袋才回家的。因为大姐不怎么跟我说话，母亲便时常打发我出去，关于大姐的记忆，也就差不多只限于这些。

那时候，一支叫做“小白菜”的歌谣唱遍了小城的每一个旮旯。人们有滋有味地唱着，若是小孩子犯了过失，大人便这样唬他，气死了亲妈，后妈跟着就进门啦，接着就会有“小白菜，地里黄，三岁上没了娘”响起。后母这个说法，有点像善恶忠奸都画定了的京剧脸谱，一套上它，人就有点说不清了。当年的母亲，想来就是一边听着“小白菜”，一边小心翼翼望着大姐的脸色的。

那位远房亲戚还说过，大姐在学会写信的时候，就写了一封信给父母，埋怨父亲扔掉她的生母，还说母亲假慈悲，要是真有一副好心肠，就该从这个家里让出去。不过，母亲矢口否认有过这回事。

这便是我所知道的父亲的再婚。关于一无所知的母亲，父亲在满屋子的烟雾里并不仔细展开，他只说，你母亲嫁过人，那